

五十

她说她够了，你别再讲了？

你同她走在陡峭的河岸上，湍急的河水打着漩涡，前面是一片幽深的河湾。进入河湾，河水回旋，成为墨绿的深渊，水面平静得连波纹都消失了，路也越来越窄。她不肯同你再往前走。

她说她要回去，她怕你把她推下河里。

你止不住发火，问她是不是神经病发作？

她说正因为同你这魔鬼在一起，才让她变得这样空虚，心里如今一片荒凉，她没法不疯。她知道你同她还在这河岸上走，不过想找个机会，好推她下去，淹死她还不至于露痕迹。

见鬼去吧！你没法不咒骂。

她说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才是你心里的话，你心就这样狠毒，你其实根本不爱，不爱就算了，为什么还引诱她？把她骗到这深渊跟前？

你发现她眼光真透着恐惧，想上前去给她些安慰。

不！不！她不让你再接近她一步！她求你走开，放她一条生路。她说她望着这无底的深渊心里直发慌。她要赶紧回去，回到原来的生活之中，她完全错怪了他，才被你这魔鬼带到这荒无人烟的绝境。她要回到他身边，回到他那个小房间，那怕他同她性交时那么急燥，这会儿她都能原谅。她说她如今才明白，他正因为爱她才有那么冲动，他那赤裸裸的欲念都有一种激情，她却再也受不了你这种冷淡，他比你一百倍真诚，你比他一百倍虚伪，你对她其实早已厌倦，只是你不说，你折磨她的灵魂比他折磨她的肉体还要残酷。

她说她怀念他，在他那里她毕竟无拘无束，她需要一个可以栖身的家，只想成为一个主妇，他说过要娶她，她相信他说的话，而你却连这话都未曾说过。他同她作爱时怕讲起别的女人，也只为激起她对他的热情，可你说的这一切越讲越让她冰凉，她这才发现她对他还是真爱，而她折磨他已折磨够了。她已经报复了，也已经报复得过分。他知道了准会发疯，就是知道也还会要她，对她也还会宽容。

她说她也想家，她后母再不好，总也还是她的家。她父亲一定急得不行，肯定四出找寻，老头上了这年纪，弄不好会急出毛病。

她也想，她科室里的那些同事，她们尽管琐碎、小气，相互妒嫉，可哪天谁要买了件时兴的衣服，都会脱下来让大伙试试。

她也想那些总给她带来烦恼的舞会，穿上新买的鞋，擦上香水，那音乐和灯光都撩人心弦。

就连她那手术室再怎样一股药水味，都十分洁净，有条不紊，每个药瓶都有固定的格子，信手可以拿到，那一切熟悉，一切就都亲切。她必须离开这鬼地方，什么灵山，都是骗人的鬼话！

她说是你说的，爱情不过是一种幻影，人用来欺骗自己，你压根儿就不相信有什么真的爱

情，不是男人占有女人，就女人倒过来占有男人，还偏要去制造种种美丽的童话，让人脆弱的灵魂有个寄托。这都是你的话，你说过就好了，你说过的话都可以否认，可你在她心里留下的阴影，却无法抹杀。她叫喊她再也不能跟你走下去！那看似平静的水湾，幽深无底，她不能同你再往这深渊前走、你只要动手，她就紧紧扯住你不放，把你一起拖下去，一起去见阎王！

她又说她什么也抓不住，你还是放她一条生路，她不会牵连你，他也就没有拖累，管你去灵山还是地狱，你来去都一身轻快。你不用推她，她自己走开，离你远远的，你也就没有过错，没有遗憾，没有责任，就当不曾有她，你良心上也就不至于不安。你看你一句话都说不出，就因为她讲到了你的疼处，讲出了你心里的想法，你自己不敢说，她才替你全讲了出来。

她说她这就回去，回到他身边，回到那间小屋，回到她手术室，回到她自己家，恢复同她继母的关系。她生来平庸，就回到平庸中去，像平庸的人一样，同平庸的他结婚，只要个平庸的小窝，总之再不同你前去一步，她不能跟你这个魔鬼一起去下地狱！

她说她害怕，你折磨她，当然她也折磨过你，如今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她什么都不想知道，她什么都知道了，她知道的已经太多，还是什么也别知道的好，她要把这一切统统忘掉，忘不掉也得忘掉，早晚也总会忘了，如果最后还有一句什么话，那就是她感谢你，感谢你同她走过的这一程路，把她从孤独中拯救出来。可她只是更加孤独，再这样孤独下去，她经受不住。

她终于转身走了，你故意不去看她。你知道她正等你回头，只要你回头看她一眼，她就不会真走，她就会眼勾勾望着，直到泪水充盈，你就会屈服，恳求她留下来，就又是抚慰和接吻，她就会又会瘫倒在你怀里，带着濡滋的泪水，说着含糊不清又热烈又伤心的亲爱的话，手臂像柳条，身腰将你缠绕，把你重新拖回老路上去。

你坚持不去看她，沿着险峻的河岸径自走去。到了一处拐弯，你还是忍不住回头，她却不见了。你心里突然一阵空旷，若有所失，又像是得到了某种解脱。

你在一块石头上坐下，似乎在等她转来，又明知道她已一去不返。

残酷的是你而不是她，你偏要去想她那些诅咒，巴望她就这么狠毒，她让她从你心里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不给你留下一丝悔恨。

你同她萍水相逢，在那么个乌伊镇，你出于寂寞，她出于苦闷。

你对她并不了解，她说的是真是假，或半假半真？她的编造又同你的臆想混合在一起，无法分清。

她对于你同样一无所知，只因为她是女人，你是男人，只因为那恍恍惚惚的孤灯下，那么个昏暗的阁楼，有那么种稻草的清香，只因为是那么个夜晚，如梦一般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只因为秋夜早寒，她唤起了你的记忆，你的幻想，她的幻想和你的欲念。

你之于她，也全然一样。

不错，你引诱了她，而她也同样诱惑你，女人的伎俩和男人的贪欲，又何必去分清谁有多少责任？

还哪里去找寻那座灵山？有的只是山里女人求子的一块顽石。她是个朱花婆？还是夜间甘被

男孩子引诱去游泳的那个少女?总之她也不是少女，你更不是少男，你只追忆同她的关系，顿时竟发觉你根本说不清她的面貌，也分辨不清她的声音，似乎是你曾经有过的经验，又似乎更多是妄想，而记忆与妄想的界限究竟在哪里?怎么才能加以划断?何者更为真切，又如何能判定?

你不是在某一个小市镇上，在某个车站，在某个渡口，在街头，在路边，偶然遇见那么个姑娘，唤起你许许多多遐想?等你再回转去，那市镇，那车站，那渡口，那街头，那路边，又如何再找得到她的踪影?